

历史长廊

# 诗文里的舟山海防往事

□苏杭 陈贤勇

舟山群岛，从宋代置寨戍守、烽堠相望，到明代抗倭鏖战、血染碧波，从南明孤臣绝岛守节、丹心映海，再到鸦片战争定海喋血、三忠殉国，这片海域承载的不仅是烽火狼烟与王朝更迭，更沉淀下舟山最深沉、最炽烈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记忆。

历代将士、文人、乡贤以诗记史、以笔抒怀，将烽燧狼烟、楼船戈矛、潮声战鼓、丹心碧血凝注笔墨之间。诗文为证，史迹为据，千年舟山海防在诗句中徐徐铺展，铸就不灭的海疆诗魂。

## 宋代设防

舟山的系统海防，自宋代正式奠基。

南宋定都临安，海疆安危关乎国本，昌国县（今舟山）成为朝廷重点营建的水军基地、海防要塞与海上驿站。朝廷置军寨、设巡检、造战船、建烽堠，舟山第一次以“海防重镇”载入史册。

其中，南宋名臣吴潜的贡献尤为关键。他在担任沿海制置使期间，对舟山乃至两浙的海防进行了系统性整饬。其举措极具开创性：一是在舟山群岛勘定要害，修建了“十二铺”烽堠。这些烽堠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以烟火信号相互串联，构成一个覆盖主要岛屿、能够快速传递敌情的全域预警网络，宛如在群岛间布下了一双“天眼”。二是推行“义船法”，巧妙地将军事防御与地方生产相结合。此法征调民间渔船编入海防序列，平时渔民照常耕海牧渔，一旦烽烟骤起，则即刻转为战船，船民即为战士。这种“军民联防、以岛养兵”的模式，不仅缓解了朝廷的驻军压力，更将海防的根须深深扎入了民间土壤，赋予了海防持久的内生力量。

吴潜本人也是一位诗人，他的

《西河·怀旧韵》一词，堪称宋代舟山海防态势的诗意浓缩与真实写照。

宋元之际，诗人张宪在《送冯判官之昌国》中“惊涛怒浪尽壁立，楼橹万艘屯战船”，将舟山的海防优势描绘得淋漓尽致。此时的舟山，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，它是以海为壕、以岛为城、以船为垒的立体化“海上长城”。

这一时期的诗文，虽不及后世那般充满惨烈的硝烟味，却以其宏大的布局意识和稳健的守成气象，为舟山的“海疆重镇”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而恢宏的基调。

## 明代抗倭

明代是舟山海防最为激烈悲壮的抗倭时代。

明代倭寇屡犯浙东沿海，舟山双屿港、金塘、岑港、沈家门等处成为抗倭前线。戚继光、俞大猷、侯继高等名将先后镇守，以舟山为基地展开长期御倭战争，舟山也成为全国抗倭核心战场之一。

明代海防以烽燧、水寨、卫所、战船、炮台为骨架，沿海墩台相望，烟火相接，昼举烟、夜举火，警讯瞬息传递。沈家门、岑港、沥港均设水寨，舟师常年巡海。诗人曹时中亲临沈家门水寨，赋《临沈家门水寨》：

海气蒙蒙暗夕潮，  
军营遥接浙江桥。

暮色苍茫，军营连绵，舟山防线与内陆防线浑然一体，军容整肃，海疆安定。抗倭将士风餐露宿，以血肉之躯守疆土，诗作多慷慨激越：“一剑横磨沧海静”“不辞身死卫桑梓”。舟山百姓同仇敌忾，筑寨助战、传递军情，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明代诗文里，烽燧连天、楼船破浪、潮声战鼓、海晏河清，构成舟山抗倭的鲜明图景。这段历史塑造了

舟山勇敢、坚韧、爱国的城市品格，“舟山”二字从此与海防、忠勇、守土、卫国紧紧相连。

## 南明悲歌

明清易代，舟山成为南明重要抗清基地，上演沧海丹心的悲壮篇章。

明亡后，鲁王朱以海驻蹕舟山，张煌言、张名振等名臣以群岛为依托，整军北伐，纵横海上，以弹丸孤岛支撑残明江山，气节壮烈。

张煌言号苍水，是南明著名爱国诗人与军事家，常年以舟山为据点，在惊涛骇浪中坚守气节，诗篇苍凉激越、字字丹心：

沧海孤臣仗节旄，  
神州何处哭同袍。  
国亡身殒今何有，  
只留忠孝在人间。

舟山之役城破之日，军民死者无数。张煌言兵败被俘，宁死不降，以生命践行诗句誓言。清代文人过舟山，多登临凭吊，叹沧海桑田，颂忠义气节。舟山由此从军事要塞，升华为民族气节的象征。

南明抗清诗文，是舟山海防诗史中最悲壮的一页。它昭示后人：舟山不仅有山海之险、坚船之利，更有不屈之魂、忠义之气，融入海岛血脉，代代相传。

## 近代抗英

近代国门洞开，舟山再成抵御外侮的最前线。

鸦片战争期间，英军两次进犯定海，舟山军民以劣势装备对抗坚船利炮，谱写中国近代海防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。第二次定海保卫战中，葛云飞、王锡朋、郑国鸿三总兵率五千将士死守土城，血战六昼夜，全部壮烈殉国。“城亡与亡，不离定

海寸土”的誓言响彻东海。

后人以诗咏史，记录这场血战：

土城御敌血漂杵，  
炮台喋骨掩斜阳。  
六昼死守关隘险，  
三千同殉山河悲。

葛云飞《宝刀歌》掷地有声：  
恨斩夷人头，渴饮仇人血。

清代诗人张维屏《三将军歌》赞曰：  
夷犯定海公守城，  
手轰巨炮烧夷兵。

葛云飞曾立誓：  
贼可近，炮不可远；  
城可破，志不可夺。

定海保卫战不仅是一场军事抵抗，更是民族精神的集中彰显。舟山以一岛之地扛起东南海防大旗，用鲜血宣告：中国不可欺，海岛不可犯。三总兵忠魂与山海同在，定海血战壮举与日月同辉。

## 诗魂永驻

从宋、明、南明至近代，舟山历经千年烽火，海防体系日臻完善，海防精神一脉相承。

诗文里的舟山海防，是一幅层次丰厚的历史长卷：有宋代壁垒森严、楼船连云；有明代烽烟四起、抗倭守土；有南明孤臣丹心、沧海悲歌；更有近代炮台喋血、忠魂不朽。

诗文里的海防意象，早已成为舟山文化符号：烽燧是守望的信号，楼船是卫国的底气，炮台是不屈的脊梁，丹心是民族的魂魄。这些诗文是活的历史，见证舟山与国家休戚与共、命运相连。

千年流转，昔日战场化作安居乐业的家园，但诗句里的精神从未远去。重读海防诗篇，依然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力量：那是守土有责的担当，卫国有志的赤诚，不屈不挠的骨气，家国天下的情怀。

千岛掌故

# 倭井潭硬糕的传奇往事

□关畅 胡世文 文/摄

长涂港自古便是舟山渔场著名的避风良港，素有“台风吹不到，巨浪涌不起”的美誉。长涂港鱼汛时，海上渔船半月不靠岸是常事，所以需一种能长期存放又不致碎裂的干粮。

清光绪年间，天灾人祸，逃荒者众，台州黄岩人林纪法挑着箩筐，带着做糕的手艺，渡海来到长涂岛。

为了满足渔民的需求，林纪法反复调整糯米与白糖的配比，改进蒸、烤、烘干的工序，才做出这硬而不僵、脆而不碎的硬糕来。硬糕加工精细，需经选、炒、磨、拌、扞、蒸、焙等十几道工序，每一步都倾注着老手艺人的智慧。

这硬糕，被称作可以吃的石头。表面上看，它是一种普通的粉制类糕点，长约两寸，宽约一寸，外表鹅黄色中透着莹亮，形如惊堂木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敲在桌上咚咚响。初来乍到的客人总会感到奇怪，这么硬的糕点，咬得动吗？确实能咬得动，糕点嚼在嘴里是细密的片状，不硌牙，不粘齿，糯米的香气随着唾液慢慢化开，



越嚼越甜。硬中有脆，脆中有香，这是倭井潭硬糕独一份的脾性。

因制糕所用之水取自岛上倭井潭，林氏第三代传人林玉扬，将糕点冠以“倭井潭”之名，从此便有了“长涂倭井潭硬糕”的名号。

名字是有了，可这“倭井潭”三字从何而来，却藏着一段比硬糕本身更硬的往事。

倭井潭，原为一口山泉水潭。长涂岛由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组成，两岛隔海相望，这小长涂岛上有一口井，由花岗岩堆砌而成，井水清甜甘美、久旱不干，是周围一带村民的



生命之源。井旁立一碑，正面写着“抗倭碑”三个大字。

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，浙江沿海倭寇横行，他们逃窜至长涂岛，想要霸占此潭，不允许岛上的百姓取水饮用。霸占了村里唯一的水源，无疑是断了百姓的生路。渔家儿女不堪凌辱，与倭寇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其中最为感人的是三姐妹抗倭夺水的英勇事迹。三姐妹的家就在水潭边的山脚下。水潭被倭寇霸占后，她们对倭寇恨之入骨。自知势单力薄，无法正面与倭寇抗争，所以她们决定在井里下毒，不幸的是被倭

寇们发现，她们逃至悬崖之上，不甘被俘虏，纵身跃入大海。多年之后，她们投海处出现了三块岩礁，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她们，将这三块礁石称为“三姐妹礁”。

两年后，嘉靖三十八年（1599）秋，戚继光率部荡平长涂倭寇后，百姓砌潭为井，立碑以祀，石碑正面镌“抗倭碑”三字。于是人们称该水潭为“平倭井”，又称“倭井潭”，当地村庄亦以此得名。后为供奉戚继光，在碑旁还修建了参府庙。

这些沉甸甸的往事，都揉进了糯米与白糖里，烤干了，蒸硬了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记在心里。

本版与市政协  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 
第 1330 期

来稿请发  
zswb03@zsnews.com